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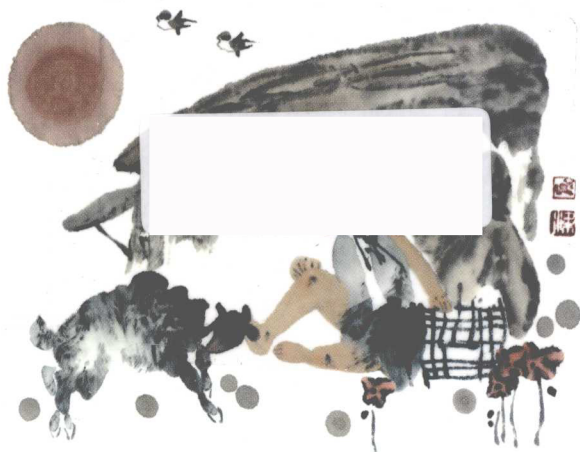


A Hundred Books of the
Chinese Children Literary
Classics in the 20th Century

曹文轩

Cao Wenxuan

The Straw Hut
草 房 子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A Hundred Books of the
Chinese Children Literary
Classic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traw Hut
草房子

曹文轩

Cao Wenxuan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草房子 / 曹文轩著. —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4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ISBN 978-7-5560-2130-7

I. ①草…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9933 号

书 名	草房子				
©	曹文轩 著				
出版发行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cjcp.com	电子邮件	cjcp_cp@163.com		
承 印 厂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1-20 000	印 张	10.875	字 数	237 千字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978-7-5560-2130-7		定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曲折而辉煌的历程。回顾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我们心潮涌动，激情难抑。

在中国，“‘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关于“儿童文学”》）。更具体地说，作为一种新式文学类型的儿童文学是从20世纪初叶开始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和流传开来的。当时代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具有现代性观念和形式的文类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因而“儿童文学”这名称很快被国人所接受。“儿童本位”、“儿童文学”，一时成了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魏寿镛等《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版）的热门话题。

尽管“儿童文学”这名称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在中国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儿童也即我们的祖先对文学的接受是一片空白。正如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其独特性一样，在中国文化传统与文学传统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儿童接受文学的方式与阅读选择也有其明显的独特性，这有民间讲述、蒙学读本传播和儿童自我选择读物三种途径，尤其是民间讲述。证诸史实，中国古代儿童接受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民间群体生产的口头文学作品，其中大量体现为民间童话与童谣。学界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民间童话的遗产相当丰富，例如“灰姑娘型”文本《酉阳杂俎·吴洞》比之欧洲同类型童话还要早出七八百年。因而有论者这样断言：“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周作人《古童话释义》）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顾历史时，那种认为中国儿童文学是从1909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童话》丛书，或是从1921年叶圣陶创作《小白船》开始的说法是需要商榷的。如果我们承认民间文学是文学，民间童话与童谣（已被古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属于儿童文学范畴，那么，很显然，中国儿童文学的来龙去脉自然可以提前到“儿童文学”这一名称出现之前。我们认为，那种对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需要加以讨论和正视的。对待历史，我们必须采取审慎和“同情的理解”的态度。

二

我们一方面需要尊重历史，同时需要用发展的观念考察和疏证历史。尽管中国儿童文学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儿童文学”这一名称出现之前，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则是全部

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中最为丰富最激动人心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是指起始于 20 世纪初叶用现代语言与文学形式,表现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是一种自觉地全方位地服务服从于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至今已有一百年上下的历史。1902 年黄遵宪尝试用白话文创作的儿童诗《幼稚园上学歌》,190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译的童话《无猫国》,1919 年《新青年》杂志刊发周作人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女儿》,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生发兴起的重要文学事件与表征。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周作人于 1920 年发表提出全新儿童文学观念的论文《儿童的文学》,郑振铎于 1921 年创办中国第一种纯儿童文学杂志《儿童世界》,叶圣陶于 1923 年出版中国第一部原创短篇童话集《稻草人》,冰心于 1923 年推出原创儿童散文《寄小读者》,这是中国儿童文学新观念、新作品、新思维形成与奠基的标志性象征与成果,其中的重中之重当数叶圣陶的《稻草人》。这部辑录了 23 篇短篇童话,体现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郑振铎《〈稻草人〉序》)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儿童文学思想的童话集,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肯定与赞誉,被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表〉译者的话》)。“稻草人”的道路实质上就是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经由 20 世纪 20 年代叶圣陶开创、30 年代张天翼《大林和小林》的推进,源远流长地延续至今,形成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大潮,体现出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规范与审美追求。这

主要有：

第一，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始终紧贴着中国的土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这中间有一个转换。20世纪早中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主要直面的是成年人所关切的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和历史课题，围绕着成年人的革命、救亡、战争、运动、意识形态等展开艺术实践，从中展现出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观念更新所带来的最深刻变化，就是将以前的“成人中心主义”转向以儿童为中心，直面的现实则由成年人的现实转向儿童的现实，努力贴近儿童的现实生存与生活状况，贴近儿童的精神生命“内宇宙”，贴近儿童的审美意识与阅读接受心理，使儿童文学真正走向儿童。这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革命性位移”。新时期儿童文学蔚为壮观的原创生产的突破、变革与发展，正是这一“革命性位移”的审美嬗变的结果。

第二，强调文学的认识、教化功能与作家作品的社会责任意识。从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提出儿童文学要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郭沫若提出儿童文学要“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儿童文学之管见》），30年代茅盾提出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关于“儿童文学”》《再谈儿童文学》），张天翼提出儿童文学要告诉儿童“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奇怪的地方〉序》），50年代陈伯吹提出“儿童文学主要是写儿童”、“要以同辈人教育同辈人”（《论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到80年代曹文轩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

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觉醒、嬗变、困惑：儿童文学》)，新世纪初曹文轩又提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文学应该给孩子什么?》)，受这些 20 世纪重要儿童文学观与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在与社会与时代无法也无须割舍的联系中，一以贯之地承担起了自己对未来一代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化担当与美学责任，并创造出自己的象征体系与文类秩序。

第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追求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思想性、艺术性与儿童性的统一，追求儿童文学至善至美至爱的文学品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是一种具有“文学的现代化”特质的全新文学。儿童文学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儿童观”的转变上。从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传统观念，到五四时期的“救救孩子”、“儿童本位”，到共和国成立后的“红色儿童”、“革命接班人”，到新世纪的“儿童权利”、“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无不与中国人儿童观的更新与转型紧密相联。儿童观导致建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观影响制约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与传播。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所经历的重要文学事件与理论交锋，例如 20 世纪 20 年代的“神话、童话是否对儿童有害”的辩论，30 年代的“鸟言兽语之争”，40 年代的“儿童文学应否描写阴暗面”的讨论，50 年代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的关系的讨论，60 年代的对“童心论”、“古人动物满天飞”的无端批判，80 年代以后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趣味性、儿童化与成人化、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探讨，无一不与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相关。特别是新时期出现的一

些重要儿童文学理论观念，如“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反儿童化”、“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儿童文学的双逻辑支点”、“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以及“儿童文学的文化批评”、“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儿童文学的童年记忆”等，同样无一不是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的更新的表征与产物，同时又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学术品质，促进了儿童文学创作生产力的解放。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正是在螺旋式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为此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思想交锋与艺术探索和实践，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现代化”更深刻地体现在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儿童文学文体建设与审美创造方面，这是一个关系到儿童文学之所以为儿童文学的复杂的艺术课题。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探索与创造，中国儿童文学不仅在如何处理诸如“儿童文学与政治”、“儿童文学与教育”、“儿童文学与童心”、“儿童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儿童文学与外来影响”、“儿童文学与儿童接受”、“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影视网络”等这类艺术难题方面蹀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不断作出自己的思考与选项，而且在创作方法的选择，文学语言的规范，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儿童戏剧各类文体的内部艺术规律的建构，如小说中的成长小说、动物小说、科幻小说，童话方面的幻想性、逻辑性、夸张性、象征性问题，诗歌中的幼儿诗、儿童诗、少年诗，幼儿文学中的图画书、低幼故事、儿歌以及文学名著“少儿版”的改写等，经由几代作家以极大的艺术匠心前仆后继的创造性劳动，终于在世界儿童文学艺术之林中树立起了充满鲜活的中国特色与审美趣味的艺术华章。也正是在这样

的艺术探索和审美追求过程中，终于产生了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曹文轩、秦文君这样的足以显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达到的水平的标志性作家以及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著名儿童文学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他们艰苦卓绝的艺术创造所获得的百年儿童文学经典，已经成为滋养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文学养料、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并且创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新的人物谱系（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的人物谱系除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外，还有儿童形象的谱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宝库。

三

文学是人学，儿童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人之初，性本善。儿童文学是人生最早接受的文学。那些曾经深深感动过少年儿童的作品，将使人终生难忘，终身受惠。在今天这个传媒多元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向广大少年儿童提倡文学阅读。文学阅读不同于知识书、图画书、教科书的阅读。文学是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动人心弦的艺术意境，是以审美的力量、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语言的力量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的。我们认为，用优秀文学作品滋养少年儿童的心田，培育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来一个我们民族自己的原创经典儿童文学的社会化推广与应用，是一件意义重大、十分适时的新世纪文化建设工程。为此，我们特选编《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以下简称《百年经典》），并由一贯重视打造高品质、精制作图书品牌的湖北少

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1月更名为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精编精印出版;同时,《百年经典》的选编出版,也是对已经过去的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百年回顾、梳理和总结,用以承前启后,借鉴历史,促进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

经典性、权威性、可读性和开放性是《百年经典》锁定的主要目标。

第一,《百年经典》是有史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最大规模的系统梳理与总结。我们将精心选择20世纪初叶至今100年间的100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100部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百年经典》的入围尺度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其作品的社会效果、艺术质量、受少年儿童欢迎的程度和对少年儿童影响的广度,是否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穿越时空界限的精神生命力。二是看其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贡献,包括语言上的独特创造,文体上的卓越建树,艺术个性上的鲜明特色,表现手法上的突出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意义。三是看作家的创作姿态,是否出于高度的文化担当与美学责任,是否长期关心未成年人的精神食粮,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第二,《百年经典》是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最齐全的原创作品总汇。这表现在:囊括了自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来中国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入围的100位作家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特色,同时又有海峡两岸三地的全景式呈现;百部作品涉及现代性儿童文学的所有文体,因而也是文体类型最齐备的中国儿童文学原创总汇。

第三,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

常新。我们认为，只有进入广大少年儿童的阅读视野并为他们喜爱、接受的作品，才具有经典的资质与意义。我们将以符合当代少年儿童审美习惯与阅读经验的整体设计和策划组合，让新世纪的小读者和大读者接受并喜欢这些曾经深深感动过、滋养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同时，我们也把《百年经典》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儿童文学品牌工程，计划在今后收入更多新人的优秀之作，努力将本书系打造成新世纪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建设、推广基地。

《百年经典》既是有史以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工程。我们坚信，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必将在不断实现艺术创新与高贵品质的进程中，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精神性格、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产生更加积极、深广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高端选编委员会

2005年12月16日于北京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高端选编委员会

GAODUAN XUANBIAN WEIYUANHUI

(以出生时间先后为序)

束沛德 金波 樊发稼 张之路

王泉根 高洪波 曹文轩

追 随 永 恒

(自序)

“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这一命题的提出，等于先承认了一个前提：今天的孩子是一个一个的“现在”，他们不同于往日的孩子，是一个新形成的群体。在提出这一命题时，我们是带了一种历史的庄严感与沉重感的。我们在咀嚼这一短语时，就觉得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群体，是忽然崛起的，是陌生的，是难以解读的，从而也是难以接近的。我们甚至感到了一种无奈，一种无法适应的焦虑。

但我对这一命题却表示怀疑。

作为一般的，或者说是作为一种日常性的说法，我认为这一命题可能是成立的。因为，有目共睹，今天的孩子其生存环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已不再是我们从前所面临的世界；今天的孩子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与“昨日的孩子”相比，都起了明显的变化。

然而，如果我们一旦将它看成是一个抽象性的或者说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提出时，我则认为它是不能成立的。我的观点很明确——在许多地方，我都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今天的孩子与昨天的孩子，甚至于与明天的孩子相比，都只能是一样的，而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我对这样一个大家乐于谈论而从不怀疑的命题耿耿于怀，并提出疑问，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取向、观察生活的态度、体验生活的方式乃至我们到底如何来理解“文学”。

遗憾的是，在这短小的篇幅里我根本无法来论证我的观点。我只能简单地说出一个结论：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情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

由此推论下来，孩子——这些未长大成人的人，首先一点依旧：他们是能够被感动的。其次，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总而言之，自有文学以来，无论是抒情的浪漫主义还是写实的现实主义，它们所用来做“感动”文章的那些东西，依然有效——我们大概也很难再有新的感动招数。

那轮金色的天体，从寂静无涯的东方升起之时，若非草木，人都会为之动情。而这轮金色的天体，早已存在，而且必将还会与我们人类一起同在。从前的孩子因它而感动过，

今天的这些被我们描绘为在现代化情景中变得我们不敢相认的孩子，依然会因它而感动，到明日，那些又不知在什么情景中存在的孩子，也一定会因它而感动。

“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我们一旦默读这一短句，就很容易在心理上进行一种逻辑上的连接：只有反映今日孩子的生活，才能感动今日的孩子。我赞同这样的强调，但同时我想说：这只能作为对一种生活内容书写的倾斜，而不能作为一个全称判断。感动今世，并非一定要写今世。“从前”也能感动今世。我们的早已逝去的苦难的童年，一样能够感动我们的孩子，而并非一定要在写他们处在今天的孤独中，我们表示了同情时，才能感动他们。若“必须写今天的生活才能感动今天的孩子”能成为一个结论的话，那么岂不是说，从前的一切文学艺术都不再具有感动人的能力因而也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了吗？岂不是说，一个作家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的经验都不再具有文学素材的意义，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随风而去了吗？

再说，感动今世，未必就是给予简单的同情。我们并无足够的见识去判别今日孩子的处境的善恶与优劣。对那些自以为是知音、很随意地对今天的孩子的处境作是非判断、滥施同情而博一泡无谓的眼泪的做法，我一直不以为然。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我们何不这样问一问：当那个曾使现在的孩子感到痛苦的某种具体的处境明日不复存在了呢——肯定会消亡的——你的作品又将如何？还能继续感动后世吗？

就作家而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份独特的绝不会与他

人雷同的生活。只要你曾真诚地生活过，只要你又能真诚地写出来，总会感动人的。你不必为你不熟悉今天的孩子的生活而感到不安(事实上，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对今天的孩子生活完全一无所知)。你有你的生活——你最有权利动用的生活，正是与你的命运、与你的爱恨相织一体的生活。动用这样的生活，是最科学的写作行为。即使你想完全熟悉今日孩子的生活(而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方式——走近的方式、介入的方式、洞察和了悟的方式。我们唯一要记住的是，感动人的那些东西是千古不变的，我们只不过是看清楚它们是在什么新的方式下进行的罢了。

追随永恒——我们应当这样提醒自己。

曹文轩

1997年4月28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